

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给澳洲有缘人

【明慧网】2017 年 8 月 20 日，澳洲昆士兰的“花园城市”图文巴迎来了第十二届年度“语言文化节”。这一活动由图文巴多元文化协会主办，旨在把图文巴地区各社区团体和来自各族裔背景的民众团结在一起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。每年都有一万七、八千人参加此活动，气氛欢快、祥和。

自“语言文化节”2006 年创办以来，法轮功学员年年应邀参加此活动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给来自各族裔的有缘人，今年更是如此。从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，来法轮大法展位咨询的民众络绎不绝。学员们向他们介绍了大法的美好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。纯朴的民众听到迫害真相，特别是活摘器官的罪行后感到非常震惊，很多人在征签簿上签名，支持法轮功的和平抗争，并希望迫害早日结束。

当天，还有不少民众表示想学炼法轮功，希望通过学炼法轮功身心受益。◇



■ 法轮功学员介绍法轮功，讲真相

患类风湿 30 余年老病号 炼法轮功 2 个月康复

【明慧网】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，从 25 岁那年开始，我全身关节肿大变形、活动受限。经医院确诊为类风湿性关节炎，严重时躺在炕上痛得翻不过身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寻遍城乡里外名医，经过多年治疗、吃药，疼痛虽然缓解了，可是引来更多种疾病：胃痛、肾结石、低血压、眩晕等等。

由于长期服用强的松、保泰松等激素药物，导致我全身浮肿，头脑迷糊不清。记得 1985 年的暑假，麦子成熟了，妻子要收麦子，就把不到两岁的孩子放在我身边，在孩子腰里系个布绳子，绳子的另一头拴在我的腿上。等妻子中午回家一看，我身上、脸上都是孩子乱抹的尿尿，而我却迷糊不清……日子对我来说，就是过一天是一天。

2015 年新年过后，我的风湿病再次复发，疼痛更加重了，痛急了就加大药量，由正常服用的一片，增加到四片，但是收效甚微。全身感觉冰冷，最怕风雨天气，皮肤一旦接触到雨水，马上感到刺骨地痛。夏季五、六月份，我还穿着羊皮马甲；夜里别人用电风扇吹凉，我却要用电热器烤身。大大小小的医院、各种特效药、新型疗法都没效果，只有吃激素药物。

2015 年 7 月下旬的一天，一位好友介绍给我看

《转法轮》（法轮功主要书籍），我一看就爱不释手，被书中所讲的道理深深吸引了。我如饥似渴地读完《转法轮》后，心被震动了，但不知道如何面对内心矛盾，心想：这么好的理念，为什么现在就不让人照做，还要迫害呢？在深深的思考后，我做出了选择：这么好的功法，不如先试一试。

此后，我认真读《转法轮》、炼功，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标准去做，我逐步知道了人生的真谛，明白了法轮功是教人走出困惑，走向光明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不仅祛病健身效果神奇，还能改变人心，能使人心向善。

两个月后，神奇效果在我身上出现：身体不再是以前那样发冷，各关节肿大疼痛逐渐消退，晚上能自如地躺平静睡。修炼前，我右胳膊肘上和左股下各出现了像核桃大小的筋疙瘩，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地消失了；原有的胃痛、肾结石、低血压、眩晕等症状都没了。外出时，我也能自如地骑着电动车办事了。

两年来，我没有吃过一片药，感觉无病一身轻。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内心的感恩，只能高喊：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◇（文/刘新生）

沈阳邱铁艳遭三年冤狱经历

【明慧网】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八年的迫害中，沈阳市虎石台邱铁艳，因修炼法轮大法曾四次被公安机关非法抓捕、构陷、判刑、关押长达八年半之久。下面是邱铁艳自述最后一次被迫害的经历。

公安非法抓捕 检察院造假构陷

2014年8月7日，我因给老百姓讲法轮功真相，被人构陷。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身后开过来一辆警车，横在我面前，下来两个警察，其中有一个叫王大力（这是我被非法开庭时，公诉人说的），要我上车配合他们到派出所调查一件事情。当时，他没出示任何证件。两个警察扑向我，一个拽住我两只胳膊使劲往后背，另一个翻我的包，并逼迫我上警车。

我不配合他们，他们就打电话叫来另一辆警车，一女三男，其中有虎石台派出所所长，所长说：给她抬上车。随即四个警察不由分说，抓住我的四肢使劲往车里一扔，当时我感到心跳加速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其中一个警察说：“你就装吧，这算个什么事啊！”随后他们哈哈大笑。快速把车开走了。

到了派出所，他们把我推下车，当时我口渴，心跳得很厉害。当时一阵眩晕，我说：“我口渴，还要上厕所。”有一个叫代富的警察说：“把一切事情都说清楚了，你再喝水，上厕所吧。想自由，别想啦。”又非常傲慢地说：“我叫代富，你出去告我吧。”当即，把我手、脚固定在类似桌子的刑具上，大约两个小时左右，四个警察又把我带到警车上，双手背铐，到我家非法抄家。

两个警察紧紧的拽住手铐，一边喊着：“不准动，不准动”，一边把我控制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。那两个警察把屋内翻了个乱七八糟。最后强行掠走三本大法书和师父法像，押上我又回到了派出所……

凌晨一点左右他们把我送进沈阳第一看守所。

半月后，当地派出所来了两个便衣警察，其中一个代富，他们让我在批捕证上签字，我拒绝签字，他说：“签不签都起作用。”另一个很诡异的说：“不签就真的判啦。”

法院非法开庭 黑箱作业

2015年1月份的一天，通知我下午三点开庭，下午三点半钟，把我拉到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。法庭上只有六个人，除了两个法警之外，其余四人都是便装，没人宣布开庭。我说：“既然通知我开庭，为什么连我的家人也没有？”他们说：“没有联系方式，再说也没有这个必要。”我看了一眼桌子上的牌子写了“公诉人”三个字。

他们起诉的都是不实之词，也不让我陈述，审判长叫两个人拿来两方便袋东西（袋子里看上去有二、三本大法书，还有神韵光盘、《九评》光盘等）。问我：“这些是不是你的？”我说，“在我家你们只搜出三本大法书。那些不是我的。既然你们认定我有罪，那就看一看神韵光盘，读一读书吧。看看这些‘证据’里边说的是什么？”审判长大声说：“你还在宣传。行了，你别陈诉了。”我说：“没有被害人，没有犯罪行为，能构成犯罪吗？这是迫害！你们才是违法的！”法警按住我的肩，我喊着：“放我出去”。临走时我看了笔录，很多话根本不是我说的，我也没签字。

这就是对我的非法庭审经过，他们根本不把法律当回事。我在不知道谁是检察官的情况下，在他们说说笑笑中就把我非法批捕了。三本大法书就可以定个“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”罪，枉判我三年。这样的庭审不是太荒唐、太可笑了吗？

三个月后，看守所通知我，这几天做好准备去辽宁省女子监狱。

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

2015年3月24日我被非法押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。一天一夜不吃不喝。晚上睡觉，炼法轮功的人俩人睡一张床，一米多宽，长不到一米五的小床。不准洗漱，面对墙站着，不许说话，上厕所要请示。

第二天下车间，刚进车间，面对墙站了几个小时，然后车间队长孙爽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身边是生产组长犯人王娜。孙爽大声说：“你给我站好了，离我一米远的距离。聪明点，这里是监狱。不是教养院，两个性质。和你想的事情不一样，要懂得变通，其实就是认同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我没违法，为什么要认同？”话还没有说完，身边那个犯人王娜一脚就把我踹倒在地上，说到：“听政府的话，你就舒服点，要不有的是招对付你。”这时，队长孙爽恶狠狠地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“你到这来，就是罪犯，我们不管你有罪没罪，只有服从管理，没有言论，无条件服从。别讲这个权那个权的……。”

一个多小时后，我身边被安排了几个犯人（王丽敏、杜汉青、姜羽捷等人）监视我，队长孙爽几个小时就看看这几个人对我的记录。晚上回到监舍，监视我的犯人王丽敏、杜汉青把我带进一个小黑屋，大声说：“给我听好了，晚上不许炼功。”并举起凳子威胁说：“砸死你。别给我们找事，我俩快回家了。夜里上厕所不能一个人走，叫我俩，可是呢，我们白天干了一天的活，很累，你尽量别起夜”。王丽敏说：“别喝水，忍着点，半夜你要叫醒我，扒你的皮。”以后她天天骂我，上厕所、洗漱都得小跑，稍慢一点就骂。有一次晚上洗衣服和值班的犯人借盆，没和王丽敏打招呼，她就说我偷盆，骂我半个多小时。

注：节选，详见明慧网。◇